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千百年眼

清張和仲纂

下

進步書局校印

1911

1912

1913

千百年眼卷九目錄

柳公權詩意

鄭榮辭相

唐科目不足憑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王朴異才

韓熙載晦於聲色

吳越改元之証

徐鉉徵猫事非實

板本之始

希夷易說

宋儒教之盛昉於趙普

獨影芥聲

趙普遺禍

盧多遜愧其父

种放之隱由母

郭忠恕清節

晉唐不通字學

楚王元佐自廢

天書之興倣遼俗

古章奏皆手書

梁灝謝啓之謫

寇準天書由王旦

王欽若遺善

丁謂長者言

寇萊公奢儉不同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劄摺之報

龐籍隱德

韓范事業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仲淹先見

韓范不識奇士

新舊唐書優劣

朱温不宜入正統

五代史韓通無傳

五代史不公

宋時史氏顯達

曾子固詩才

雷簡夫知蘇明允

温公體貼人情

温公行己之度

綱目正秦統

通鑑省文之謬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赤壁考

二疏贊誤

明 瀟湘張燧和仲集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與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鄭絳辭相

史稱鄭絳為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為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事。鄙之也。按絳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燹滅。公持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為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負嘲。蓋以掩其瓌璋。進群之器。不忍身為亡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

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支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及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孰孰。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亦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

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械。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厯。宋定欽天厯。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眾人固貿貿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恥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噫。卓矣。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表。年

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地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
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聞
一巨壺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
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辛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
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
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
中諸國君長蓋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徐鉉微猫事非實

南唐徐鉉與兄鉉微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
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狃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微栗事僅十餘
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
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猫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滄三字石經裴顏刻石寫經是

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中昭賢諸
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
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
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真一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
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伏羲
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
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
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積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
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紫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積還珠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
青出於藍也。所貽者遠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燭影斧聲

夔祖各子立弟。亘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殘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為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即位于開寶九年之十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固已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屢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為之阻。太祖承五代之穢。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為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老。多遜大政。服玩漸侈。億歎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

士大夫高其識多遜富國門下士極盛其所器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即蘇易簡也

種放之隱由母

種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乎終南處士愧深閨老嫗多矣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猶遇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論敘之甚詳考忠恕初事相陰公贊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奇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發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歧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觀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調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二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憺。唐上元中。南國一志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筴。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水則戾古誣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趨古則窺斑得啓。擷英尋寶。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械樹之蟬蛸。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

曰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勸程朱之酒醜。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竒觚之臺。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按此段引駁甚精。足為字學開一堂與。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門。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為之警省耶。

天書之興。做遼俗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請遼使。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鷹。鴈。有獲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不厭無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言。其然不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是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為人主。令

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皇帝。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為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謔

陳正敏避爵開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子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嘉祐中。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妻遇中聖大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推。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冠平天書由王旦

寇萊公以未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遷檢校龍
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
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
者。旦之本謀也。天書之事。旦不惜以其身為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誘。
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婿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
決諸子婿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
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為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
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婿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
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真宗初即位。王欽若時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
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
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
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蓋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寇萊公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澄罷官曰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被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效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陷陝西倚之食肆外食訖佯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箔端物乃元昊贖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掩余謂夏虜雖狡尚是寬政若患竦奸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刺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任澆與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

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疑一也。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使靈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既西。羗攻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真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為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乎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尚未興也。豪華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張觀

岸儻。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為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為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為公東吳故舊耶。歐陽作文正墓志銘。石曼卿墓表。皆不載奉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小說載雲長公秉燭達旦。使其事即真。亦為足以榮雲長大節耶。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寶元間。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呂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夷簡迄不從而罷。夫當國家全盛之勢。預為徙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服。孰與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畧於秦誓。露一斑焉。千古以為口實。况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慶曆間華州有張吳一士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遊襄
上觀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攜之市而美其
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問已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
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避者見之知非其
國人也迹其所趨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
名邪時曩書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連兵
者十餘年。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脩也因宋祁歐陽脩重脩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大率
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國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如姚
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
則剪裁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刻在五代文名遠
不逮歐其所著頗絕如此宋人徒欲以誇當代不知後世耳目其可盡誣乎

朱温不宜入正統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朱溫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篡者。然皆不成為國。亦不成為君。是故窮之篡也。羿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庸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空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溫父子相繼十六年。即為莊宗所滅。特與羿浞莽互相上下。當時宜直書朱友珪殺朱溫。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為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為誨盜之書。又烏在其為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并晉漢周。稱為四代史。而以溫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立。在晉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五代史韓通無傳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

日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以家至日取。每筮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筮數。筮已。則以次唱。而筮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帳空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宋時史氏顯達

左邱廢史遷辱。班掾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為唐為宋者。若祁及脩。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既已統緒失當。而子京之疾。靈蔽聰。何足當班馬一噓。豈文章構有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畫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盤地

復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昔人謂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開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為雅州。上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指版約袂。傳致蘇洵文於几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奇才。今人欲糜珠養玉。躬執七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告人。則簡夫為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傳不錄。錄其治渠築砦數事而已。尚論古人者。其可忽諸。

溫公體貼人情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溫公行己之度

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據說范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溫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劉恕為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興廢大事。坦然可明。

綱目正秦統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處。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

通鑑省文之謬

晉書云。初立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

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蔡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楊紫陽請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冠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王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後人遂以公為起筆。則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谷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石公云。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是人家小集。偶爾釘釘。勸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數語洵定評也。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所謂樓船。

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惆悵作詩而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鼻磯也。故東坡長韻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泝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洗盃更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二疎贊誤

東坡二疎贊云。孝宣中興。以怯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疎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疎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覆實無差忒乃可。

千百年眼卷九終

千百年眼卷十目錄

坡公遠識

坡公學長生

老泉是子瞻號

蘇文之偽

蘇文賴以不廢

宋儒談天

溫泉寒火

八字可定介甫

介甫寡助

均輸之害

青苗之害

元祐諸賢無定見

畢仲游格言

介甫裁抑宗室

介甫廢禮經

經義取士之弊

宋樂屢變無成

王介甫冥貶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雷州之報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張商英無佛論

教主之號不祥

宋禮儒臣

童貫為真太師

蔡京奸狀

葉石林長厚

楊龜山論朋黨

种師道策虜有見

龜山不輕解易

顏定易學

中興十策

朱勝非善處苗劉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南渡兵餉所出

岳飛文章

秦檜為金人作間

秦檜以悍婦絕後

秦檜身後之報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張浚忌殺曲端

張浚遺誅

坡公遠識

明 蒲湘張燧和仲纂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為戒。雖不漏。而於晉之王導。惓惓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坡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真旦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寂寞。如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於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

自註亦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偽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做做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錄言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為之。其製差異。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是。然此非玩海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為也。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搗坡集出城為閭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看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起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穀之說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落下闕之流皆未嘗言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為虛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厯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竊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然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變

則沸而熟物。火為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
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
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抱朴子云。水性
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
所未及。故以為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為螢光。或照物。非寒火乎。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
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浣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
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
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
旒。字元龍。皆不以為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己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
及旒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敝。以不愛而反其所愛乎。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費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知。甯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輸。是也。然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為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事矣。又何必諉於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為不足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

聖謂之善政。以為美談。而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適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議。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文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曾中全未有灼見在。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為解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諸有三分之見。提舉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差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羣奸唾掌而起。

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致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宜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者。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願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狼狽。不能執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愴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為必如是。

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甯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為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即儀禮之傳疏也。宋熙甯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甯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書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為出。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樸者。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

明者不能自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自晉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為咬咬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鍾王。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率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甯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成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奏。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鉉錯不協。籥排軒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冥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徵。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

仲曰京下諸奸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高。豈吝此片字之褒乎。况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蓋竿已極。留此一綫。少存餘羊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為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甯至今。永無蝗蝻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為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徭獍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儆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如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乎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巖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吉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為解。夫不信泰伯之盱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議。橫坐泰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異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為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耳。

教主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此

和後率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瑞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仇覽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祇辱青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童貫為真太師

童貫為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為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畧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

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君以工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嗚呼。以若人而擅言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為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所舊者。一遇其賤。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偉甚。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神。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為虜所笑。奈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彝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庸主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經解易

吳審律勘龜山解易。答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文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文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文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譬譬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苟也。

譙定易學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易於郭夔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人。鄉北山有巖。遊詠其中。吾人名曰讀易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大哉易之為道也。用

其結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賊六氣不能殺而况兵刃禍難乎。文王其子深於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之何。此譙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因是而知韋房郭璞其學淺矣。

中興十策

逮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編素。茂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闕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罷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官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等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復。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救也。宜哉。後奉

稽當國伯可乃因緣為臺郎。值慈甯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豔粉飾。世以此柳者。卿輩傷哉。羅景綸恨伯可之改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有才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子彙疾者。進美芹十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始瑞入取。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平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目吁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張和仲曰。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為之主。扇頭二十八字。不賢於中興十策耶。亦何嫌於諛艷粉飾也。羅景綸此論。枉却三寸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使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為書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懶。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更取事。判奏行給賜。今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一凶大喜。是夕遂引遁。

無復諱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送事。命廷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鼓案。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護習。良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勒王之績也。紛紛局外之議。何足過。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忌徽欽北歸。勢必軋己也。按朝野遺記云。宋和宣成顯仁后無

氏章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

九哥也。高宗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替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大

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睛脫。蒸復

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日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

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

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

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陔一迎。而不終請。中間帝與吳丹耶律

延禧同拘管鳩翼府者三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為虜。奴箭死馬足之下。哀哉。高宗
悲於其跽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弇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共弇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弇岳公得兵凡二十八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紀綱廢弛。巨寇蠱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屯聚草澤。鈔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羣意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響應。故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而得。此所謂

先手着也。可見將得其人。雖盜賊可用。若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才。無殺于家之尺寸。徒使為後世扼腕也。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拔卻殼。孫權之勗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學通儒業。其謝講和一表。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間氣所鍾也。

秦檜為金人作間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趙韓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邊錄。載掠大鼎疏。備言進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鉅子浚。浚弟澤。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

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兵巷戰。死傷畧盡。歸畧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遣與弟澤殉父死。孺孝此論可謂辨矣。然攷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暉。孽子為後。曰煇。其孫曰堪。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己亦自以妒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甯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為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特減其罪。惡檜也。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素論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滲透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偉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略。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感蓋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婁室冠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彭原店。擢羅喆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原店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叅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偽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歸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還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既赴。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檮坐。之鐵籠。燬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省。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

南之月。又詔諡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為涇原都統。日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槌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鵠。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亮。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愎自用。委曲為魏公庇。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又比之孔明斬馬稷。尤無謂。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張浚遺誅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能言其罪。直至四年。平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鄧瓊之叛。是時

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氛早且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疾死。意甚寬之。今乃得其解矣。

千百年眼卷十終

采石之戰有先備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趙九齡遺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宋人損益經文

綱目之誤

帝在房州之謬

朱陸異同

吾儒異端

夾雜道學

儒語以佛

佛語通儒

佛典輔儒教而行

陳同甫格言

傳註相沿之誤

朱子淺於說經

名教之累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韓侂胄內批之報

歷代宦侍之禍

唐宋始祖之非

宋興亡相類

宋元亡徵

宋仁厚立國之報

張千執高誼

雁足書

元世弊政

郭守敬曆法

劉辰翁節行

許衡有江漢之思

中華名士耻為元虜用

元人修史之陋

明 瀟湘張燧和仲纂

采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忘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眾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合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著於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為之乎。邱瓊山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而騎舟。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倒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

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掛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按允文采石之勝陝西州郡盡復歸宋既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邠鄆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遇殺而善將如兀朮雖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倍懸而宋之君孱臣姦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

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先化。浚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也。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灌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寶退師。當時但以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算。實隆萬世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闡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關禪而陰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且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嘗見。趙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斥說吾未敢以為然也。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說。今漫披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八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賜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刃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為之說耶。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為之說曰。此立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為之不昏。昏與媾。古字通用。蓋言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誤以媾媾之為媾。或之昏。不字。而云知之為之昏。蓋誤

帝在房州之謬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法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於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為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已童而習之。獨於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異。遂披拾其唾餘。且日之為禪。擯放廢斥。使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厚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言。其嘉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甯可盡誣乎。嘗聞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象山者。晦菴復其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趙東山為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哉。

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為射的。夫楊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尚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焉不學。其亦奚擇於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沒於名利場中。而啟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為哉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取楊墨老釋之言哉。彼於聖人之道。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說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儒。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此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偽學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夾雜者多。朱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為小人儒。即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聞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護短匿瑕。以相標榜也。

儒語似佛

宋儒闢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臭。詩未嘗以無為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乎。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為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論語又未嘗以無為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為道者。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使此數言者。不出於儒書。而出於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

不說不悻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第學者童習意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扶盲眼之金篦。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為篤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離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邱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去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眾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勅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眾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為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愛其之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備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

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書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及其或者以此補泰劫之遺。仄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啟神聖之秘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風堂之之言。切而著。並錄之。以動異議者之皈依。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十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晦翁頂門一針也。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為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老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真爾雅。

之於詩。彙聚而校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名矣。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矛盾。專以明經為主。如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眾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焉。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麁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

朱子淺於說經

焦明侯曰。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於聖賢大旨及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復王

敬所書云昔請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議
孟子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
之禽獸楊墨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知其統則不敢以爲
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窻成望嘉宜以
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
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
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
爲教顧已徂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是爲讓退
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魯鄙之未遇魏
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邈乎
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
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隲評之工譏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
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勤廉恥以詩書爲蒙者
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

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喪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言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厯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始遏糶曲防。獨守窟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真。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於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豈虛

埃濁物昏沈鑽故紙而已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覽扶藪。取其合者為一編。引為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指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為而止也。

余之錄此。非敢為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奧。原自淵源。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世界。我輩須大着眼看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焦弱侯兩先生。在名教之累。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兵起之於楚。是已。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甯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甯為濤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卓者此論甚快。余考憂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逼。程朱以後。遂據為儒家鋪面。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諺所謂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

學術事功不淺。故錄其說著於篇。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鷁。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為納明之牖。而為激水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尚計於劉攽。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

國事遂殛殺於玉津園。王耕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閹宦。嘗試論之。秦若無沙邱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河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廢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竇啟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土一轍。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成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啟王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定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

舜。字文周之祖神農。周武王之祖文王是也。其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
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
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
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
可比不窳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
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說。以申之。老聃姓適同乎
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黃帝。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
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
以為聖神。建立景靈宮。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為昭
穆矣。不知所謂聖神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
也。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檢點也。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
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昞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於崖山。

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焜。顯德二帝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宋元亡徵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沙不至。迨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為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擎櫻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姬御。適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項之。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玉。亦適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適來。始為子。長名妥。懼帖睦爾。即順帝也。我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囊駝識理達臘。獨能逃去。令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

綿緝未斬也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棺。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弁檀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駭然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眾服公英爽可畏。而千載高誼。亦千載而下所不能見也。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實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并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雁足傳書世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通托言耳。元中統間有宜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書聖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雁至前。書一詩於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復書於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使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為之一嘆。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建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而公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鴻一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

處是矣。則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尼南伐之師。嗚乎。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於一夫之緩頰耶。亦甚冤矣。

元世鑿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黜孔子為中賢。第儒流於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
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為帝師
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帝隅。與其君同受於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
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允攻城不降。矢石一
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倍項羽。征日本
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
盧。廢桑哥。竈頭會真斂。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入國求奇寶。責安南陳
氏。以金人代身。其贖貨等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語也。士生
斯世。何不卒哉。總之夷夏倒置。已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恥為元虜用

勝國初。敬盡殲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

之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沒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五琴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佳者。斷其右指。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縉流者。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峯復見心。諸人俱以瓊奇。深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揭為行童。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歷法

古歷大術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鍼。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孤矢圖筭。如所謂橫孤矢。立孤矢。赤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圖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歷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孤矢圖術顯在焉。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啞鍾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為數可陳而義難知。在古則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公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示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歷

家自請得其數矣。而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天圍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歷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脩史之陋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史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志。雖崇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由。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責。惟其名。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於是乎不復有史矣。嗚乎。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曷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為慨也。

千百年眼卷十二目錄

御製尚書二解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金陵形勢

陳遇今之子房

李善長之誣

郭英遺功

聖祖優容解縉

取士良法

太監雲奇

齊黃誤國

楊本將才

宋參軍奇謀

革除死難之多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方孝孺有後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相業

西楊薦賢

絲綸簿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項襄毅受誣

王威盜御士

王靖遠武略

王振老僕

于忠肅捍土水之變

楊善迎變之功

巽達崇定迎鑾之禮

達官朵耳

倭澤匠

劉忠宣事業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康海負屈

錦衣衛之橫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陽明為理學中興

國朝三大功臣

王晉溪識陽明

盜賊有同惡

梁文康却秦藩請邊地

永陵議禮是非

林仁山史筆之重

經筵面奏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國朝樂律不講

古今改元之誤

待宗藩之法

理財急務

天生人才為世用

明 瀟湘張燧和仲纂

御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部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真造命。未嘗不置步覽。焉可拘儒生腐談。因特命禮部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劉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豈皇聖訓。不獨高光却步。卽唐文皇視此。退舍速矣。

聖主待滁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眾未易克。而取非滁和豈

龍穴集。故略定遠以集眾。據淝和以候時。及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眾數萬。駐淝陽鬱鬱不自得。辭淝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老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甚厚。又以其所自創之淝陽。奉立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淝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金陵形勢

李嶷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奉。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盡有升平之志。先定模規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

哉舜臣此論精矣。今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容通虜人，尺尺胡馬，蕭牆東第，不無可虞。當有道全勝虜，則願指氣使，如驅犬羊。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要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事也。

陳遇令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厖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不欲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謔者，力為解。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春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親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敷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鄧侯百一。至以胡惟庸株累，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

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數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富貴無所復加。而謂其欲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封侯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傳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忍為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善長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福過灾至。理固應爾。

郭英遺功

元末僧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侍上側。進大攻之策。友諒勢迫。啟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額。及墜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

載而英亦不甚居功特為表出之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妾如。源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解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聞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上謂尚書開濟曰。秀才令徵致數千人。宣嚴試。受職濟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理。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遵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之不得耶。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同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昌華門。去庸居第甚通。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雷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駛。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搯筮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

上怡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嘗事。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為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為故里第。石甬發。并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齊黃輩國

革除之變。雖建文柔暗。而秉國諸臣齊黃輩。處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時長慮碩畫。如高麗輩。固不少也。魏之言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王。驕逸不法。誠為難處。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噫。魏之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坐廢。湘府自焚。何哉。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勢必有變。乃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九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楊本將才

本初為太學生。精通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不見。本曰。此水迫也。靖難師起。本從事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連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為後繼。本上疏劾景隆等。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真宗社於泰山矣。本既孤軍獨出。遂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嗚乎。使景隆不忌本。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甯又可限量耶。

宋參軍奇謀

遼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圍濟南甚急。鉉率諸軍。悉力防禦。合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震怒。大起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乃天下之中。北兵合南去。其留

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滯聞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殺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欲固守濟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事。惜哉。

革除死難之多

自古國家易姓。莫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之傳紀。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謝臺山張陸。歎公之外。指不多屈。我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當時死難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足者。真故此。亘古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乙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櫛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其所漸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

大業乎。

陳瑛重避國諸臣之毒

靖難師起。固天之所興。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齊黃諸臣。不得無罪也。暨成祖即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謾罵。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自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卽成祖亦何嘗有竟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謫抱怨。遂厚避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哉。

方孝孺有後

方孝孺之被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謫為甯海典史。當捕方氏。恣力保獲。同獲。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遇孝孺故居。為詩悲悼。有云。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蹇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兩京。二十九年。而在文南者。十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文經武。傳各

盡其長。章程故在。乃今又弗然矣。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邱。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分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倖。請劍必死。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然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遺教然與。

西陽薦賢

楊文貞。范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御史英訥。其初黑密匠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嗣初。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崑山令。應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崑山有屈昉。令茫然。慚媿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卓吾尚以不及汲蓄養人才。為公話。

病蓋指當時李賢王鉉商輅彭時也。然云汲汲者固自有在此蓋卓老海意。嗚呼。視今之竊祿蔽賢媚嫉以惡之。了不知有求才為國為何事者。又何如也。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於大璫。遂為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臧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據。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有一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誥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進之。言者伏罪乃已。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租率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苑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編修仲昭。壯檢討。某不撰。

元霄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倖門。有
大華門仁智殿輩。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為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
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
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工
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為此耶。

項裏殺受誣

成化時。滿四之畔。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
賊。突將楊虎狸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竟獲
醜賊。斃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
矣。議者猶指公妄殺干天和。文章論奏。可謂有天理人心乎。馬援薏苡之謗。鄧艾檻
車之微。千古有同慨矣。

王威甯御士

威甯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玉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
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玉。下官為王吠犬久矣。甯

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林陽博而一。千戶訶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賜汝。自是千戶所至。輒為效死力。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眾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遊。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且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賞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茂如也。然終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爵。亦冤矣。

王靖遠武畧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驥其傑出也。王弇州謂靖遠才而欲武畧。則傷噫。安得有夫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為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

敬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為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封侯也。說者又謂驥不當依附王振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授力者以自見。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為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王振老僕

薛文清為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遂得釋。

于忠肅得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邸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鑑衛。馮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驚。通州倉欲守之。或不克。妻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虜所

急者草諸殿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轡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昔賢登壇草廬數語孰優劣也頃之虜旗薄都城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致虜之說進公抗言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快重相憫唱姑欲歸太上矣當太上之迎復謙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諫易太子為發奏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國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睨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被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

楊善迎鑿之功

景泰時太上皇在漠北楊善以單騎迎鑿回京厥功偉矣李卓吾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獨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奇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乃也先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為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先為巧而我為拙也先為主而我為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祛襪焉

重君為輕身。又為輕馬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為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為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會有投匿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胡公濙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支吾不果。翰林公聰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祿肆云。得之道路。方違繫間。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禮當從厚。上即從之。當時迎鑾大禮。定於千夫長之片紙。若龔遂榮之與楊善。可稱兩奇矣。

達官朵耳

于公之被戮也。徐有貞石亨實有力焉。時曹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恚撲之。明日復酌。痛如故。竟與都督陳遠收其尸瘞之。夫憐才好德之念。不在朝臣。而在小卒。下石彎弓之智。不自夷虜。而自卿相。信人生品格有定也。奇哉朵耳。視昔之哭彭越尸者。當勝百籌。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權傾中外。好陷害人。同時袁指揮彬。隨英廟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己。乃摭披彬私事以聞。欲致於死。上下達問。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楊暄者。智謀之士也。為彬訴不平。奏達違條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還問。暄垂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文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所作。教暄投進。距賢不知。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前。方引暄至。達向賢言前事。賢驚訝。暄即大言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達無詞。押官與大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方達之氣。誠薰灼。舉朝莫敢正言。而暄以一藝人。委轉其術。去達如縛雞。然妙矣哉。又何貴於講學問明道理。而以嫉邪去惡為君子也。

劉忠宣事業

本朝得君之專。莫如孝宗之於劉公大夏。茂績不可殫述。略疏其概。如治河之功。重費輕也。治邊餉之收市法也。裁抑太監苗逵之延緩功也。匿西洋玉三保之故牘。

如慶置壯浪土帥魯麟之就閑也。革御馬光祿之浮費也。李東陽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八字得公之神矣。惜造膝之語少有傳者。令人追密勿都俞之風。惘惘神遊耳。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迎理專權。李文正在相位。與之周旋。蹤跡頗密。以此最為士論所薄。然文正當時。隨線相機。多所匡救。多所保全。如柳誦。文臣崔瑋等。御道上遺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請司官二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文正皆有疏力救保全。時瑾毒箴方烈。若挺身與抗。徒禍身家。無益國事。毛髮委蛇。巽婉於中。調停裨益不淺。即狄仁傑之于武氏。溫嶠之于王敦。事亦如此。當時王文恪與文正同在政府。有郤。頗極攻訐。殊非大臣休休之度。

嚴海負屈

廉海為故李夢陽。與瑾周旋。遂挂清議。廢棄終身。居家時。頗以辭賦聲伎游乎酒人。一富漁貴人弟過之。海親為彈琵琶佐觴。其人從容言曰。人都與家兄言而起子。海即大怒。舉琵琶擲之。幾死。廉君意氣磊落。九原可作。願為執鞭。先是瑾以才名慕海。

數謂之不與見祗以急人於難濡迹瑾門後人不察所由來橫加訕詆令義士負屈良為扼腕

夏君憲曰海既廢置游酒人間何緣而與貴人之弟遇又親為彈琵琶侑觴何意乎難乎免於乞憐之疑矣若謂其放浪形骸等貴介於酒人則呼牛呼馬一信之總不識也而舉琵琶擲之不已甚乎意其中猶津津乎有未忘者則吾不敢知

錦衣衛之橫

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拏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格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剛氣由此折盡或又暮脫污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擧便執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將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恩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武皇南巡天下洵洵佯臣竊國柄已而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楊公廷和器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遵就擒

噫此何等功耶。昔韓魏公以空頭勅安置。任守忠。談者迄今偉之。公之視此。其難不啻十倍。而公之處此。其功不當百倍於昔耶。而或者議公賣友取容。夫世廟初入。握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譏。受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不知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唯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實日可拘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為公表也。公子慎以正德辛未及第第一。亦以議禮不合。謫戍滇中。以死。余蓋嘗評論之。升菴博洽似張茂先。詩文似廬陵。眉山兩先生。坎壈過溪之賈長沙。而經術解悟。直越宋之程朱而上之。有升菴兩當代之人物。可與性哲爭衡矣。矮人觀場。徒謂先生為博學人。而一二崛強之老。又且振拾其後。是皆不知先生。又何足以為先生重輕耶。

陽明為禮學中興

自宋元晦真布元諸公。以名世儒宗。無裨於宋之削弱。於是談者疑儒者為有體無用。而誠心正意之學。果不足以平天下。自近代偽儒雜出。聲價高而品行日下。於是舉世歿道學為賈平天冠。而講習之門。遂為藏拙之巢。蓋自陽明先生出。道德事功。

卓然振耀海內。而元晦諸公藉以吐氣。始知儒者之有益於人國也。乃忌者顧轉而疑先生良知之學。蓋先生功名昭揭。無可指摘。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於是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宜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余考先生集。先生之封爵祀典。俱以祿華亭相之力。則華亭亦具眼者。屠赤水極力詆其奸。將毋妬婦之口與。

國朝三大功臣

李卓吾曰。古之立大功者誠多。但未有前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搆皮者。此唯陽明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為胡虜所留者。舉朝宴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於少保之勲。千載所不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撤毒起先。遂令也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厝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子與楊。實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

王晉溪識陽明

李卓吾曰。識者謂王瓊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王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為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乎。此唯可與智者道。

盜賊有同惡

馬端肅公文升之賢。過寇萊公十倍。而焦芳之奸。亦奚啻如丁謂。聖朝寬大使芳得優游故土。可謂天幸。識者不無漏網之嫌。及嘉靖初。大盜趙鏜亂河南。剽至鈞州。以突井窠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殺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可見人心不死。卽盜賊尚有同惡也。

梁文康却秦藩請邊

梁文康公儲相業既奇。而人品亦高。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甯。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

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與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為朕金親。觀其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衆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肅皇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公。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揚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入。親署銜。落筆跡。故不得而誣也。

永陵議禮是非

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異。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親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為守正。以附永嘉者為干進。互相標榜。尋益縉紳。皆

嘗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痛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林邱山史筆之重

汝陽林特立。在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眾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內閣。誅賊兵。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核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利一廷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公以白之總裁。鵠湖費公可之。書進。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而官寺之權輕矣。前輩猶重史如此。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臆。尚安復有信史哉。

經筵面奏

殺朝經筵月講。非徒辨析經史為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

兩人嘉靖甲申。修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革服。已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秉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後亦謫延平同知。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守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披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立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崇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鄆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妓。今挾有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陳眉公曰。更有十事。前代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部侍之長與選服

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官坊寮案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直省有減刑非大典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令三品以上才得歷子入監杖笏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歷尚可量哉。

國朝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復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顧議樂亦復不易。必如師曠伶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泰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蠶。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乎。○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鐘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著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古今改元之誤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覆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國漢號。一用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其所當避者。又不止重複一節而已也。不可像諡法。如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又不可犯吉陵名。如熙甯崇甯。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襲美狄官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入門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者。最宜博洽之士。若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隆慶保金虜宮名。當時廷臣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祖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哉。又當詳稽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水。犯之者有托預元氣之嫌。又當審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為字文亡。日是也。亦當避忌國號。如唐禧宗改元廣明。而當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篡是也。大率離合之識深微而難逃。最宜熟察。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於江陵。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皆改元天正。說者謂二人

一年止。齊後主緯。改元龍化。以為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以為大苦。宋齊顯祖。改元天保。謂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宣和。謂一家有二日。果徽欽同為帝。欽宗靖康。謂立十二月。果周歲而止。又正為一止。前代如魏邵陵公之正始。金虜亮之正隆。梁陵賀王之正平。魏高貴卿公之正元。渤海王嵩隣之正歷。雷進之正法。皆非吉徵。本朝正統。有北狩之變。正德盜賊滿天下。亦失考之故也。他若炎興。應司馬氏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謠。大足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字乃二日。而李泌議之。成字負戈。美者大羊。亨為子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作屯。而孝宗更之。雖國家隆替。有數存乎其間。而建元議號。則不可不詳審也。

待宗藩之法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萬曆二十二年。上屬籍者。已十六萬人。今又二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爐。我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亦相同乎。然而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眾。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

未有底止。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而當事者未聞所以處置之何也。古者天子七廟。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余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後仕於朝者。至唐宋亦然。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與異姓均。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此亦目前救弊之術。萬不可已者。近日行人劉公宗周。有定宗藩一疏。中間經制其可觀。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晏管何也。戰國時。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人豪。乃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是申韓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信然矣。秦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

世所稱以其法亂天下者乎。乃後爭用其法不實。我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令司農所日夜講求。百執司所。所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絡錢酒酷。閒架保馬。保甲免役。諸做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輩也。

天生人才為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蓋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愍甯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乏才之世。以通天達地之精神。而輔之以板十得五之法眼。其庶幾乎。